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二百五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十四

郭崇 楊廷璋 宋 偓 向拱

王彥超 張永德 王全斌

曾孫凱

康延澤

王繼濤
高彥暉附

郭崇應州金城人重厚寡言有方略初名崇威避周祖

名止稱崇父祖俱代北酋長崇弱冠以勇力應募為卒
後唐清泰中為應州騎軍都校晉祖割雲應地入于契
丹崇恥事之奮身南歸歷鄆河中路三鎮騎軍都校開
運中戍太原會漢祖起義以崇為前鋒入汴改護聖左
第六軍都校領郢州刺史改領富州從周祖平河中
以功遷果州防禦使領護聖右廂都指揮使周祖鎮鄴以
崇領行營騎軍兼天雄軍都巡檢使乾祐三年冬崇從
周祖平國難與李筠拒慕容彥超於留子陂走之以崇

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遣馮道等迎湘陰公贇於徐州將立之會契丹南侵周祖北征次于澶州為六軍推戴樞密使王峻在京師聞變遣崇率七百騎東拒贇遇於睢陽崇陣于牙門外贇懼登門樓呼崇曰汝等何遽至此崇曰澶州軍變遣崇等來衛乘輿非有他也贇召崇升樓崇未敢登即遣道下與語崇乃登具言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贇執崇手泣俛首久之俄而贇所領衛兵都校張令超以衆歸崇贇親將賈王等數怒目視道將害

之贊曰汝輩勿草草此非關令公事崇即送贊就館舍
廣順初領定武軍節度又為京城都巡檢使修城都部
署兼知步軍公事未幾復升陳州為節鎮以潁州隸焉
命崇為節度周祖親郊加同平章事出鎮澶州周祖不
豫促還鎮所世宗立并人侵潞州命崇與符彥卿出固
鎮以禦之世宗親征又副彥卿為行營都部署師還加
兼侍中冬移真定尹成德軍節度四年世宗征淮南契
丹出騎萬乘餘掠邊崇率師攻下束鹿縣斬數百級俘

獲甚衆五年天清節崇來朝表求致政不允賜襲衣金帶器幣鞍勒馬遣之世宗平關南至靜安軍崇來朝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宋初加兼中書令崇追感周室恩遇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宜謹備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篤於恩義蓋有所激發爾遣人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朝時命李重進為平盧軍節度重進叛改命崇為節制乾德三年卒年

五十八太祖聞之震悼贈太師子守璘至洛苑副使妻
即明德皇后之姊也子允恭以父任授殿直至崇儀副
使知常州卒次女為仁宗皇后天聖三年詔贈崇尚書
令兼中書令守璘太尉寧國軍節度允恭太傅安德軍
節度六年又詔追封崇英國公加贈守璘永清軍節度
兼中書令允恭忠武軍節度兼侍中允恭子中庸左侍
禁閣門祗候副使中和娶潁川郡王德彝女為西染院
副使

楊廷璋字溫玉真定人家世素微賤有姊寡居京師周祖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令媒氏傳言恐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周祖歸謂姊曰此人姿貌異常不可拒姊乃從之周祖從漢祖鎮太原廷璋屢省其姊周祖愛其純謹姊卒留廷璋給事左右及出討三叛入平國難廷璋數獻奇計即位追冊廷璋姊為淑妃擢廷璋為右飛龍使廷璋固辭不拜願推恩其父洪裕即令召洪裕赴闕以老病辭就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廷璋歷皇城

使昭義兵馬都監澶州巡檢使世宗自澶淵還京言廷
璋有幹材遷客省使俄為河陽巡檢知州事涇帥史懿
稱疾不朝周祖命廷璋往代之將行謂之曰懿不就命
即圖之廷璋至屏左右以詔書示懿諭以禍福懿即日
載路俄聞周主崩廷璋嘔血不食者數日世宗立拜左
驍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征劉崇以為建雄軍節度
在鎮數年頗有惠愛前後率兵入太原境拔仁義高壁
等砦獲刺史軍校數十人俘其民數千戶獲兵器羊馬

數萬計并人棄沁州二百里退保新城廷璋遂置保安
興同白壁等十餘砦會隰州刺史孫議卒廷璋遣監軍
李謙溥領州事謙溥至并人來攻其城議者以為宜速
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壁堅完并人奄至未能為攻城具
當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士百餘人許以重賞由間道
遣人約謙溥為內應既至即銜枚夜擊城中鼓譟以出
并人大潰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獲器甲萬計奏至
世宗喜曰吾舅真能禦寇詔褒之世宗自河東還加檢

校太保顯德六年夏率所部入河東界下堡砦十三降
巡檢使靳漢晁等三人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傅宋初加
檢校太尉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功德太祖命盧多遜撰
文賜之李筠叛潛遣親信使齎蠟書求援鄰境廷璋獲
之械送京師因上攻取之策即下詔委以經略及車駕
親征詔廷璋率所部入陰地分賊勢賊平歸鎮是秋來
朝改鎮邠州乾德四年移鄜州開寶二年召為右千牛
衛上將軍四年卒年六十賻帛二百匹廷璋美鬣長上

短下好修容儀雖見小吏未嘗懈惰善待士幕府多知名人在晉州日太祖命荆罕儒為鈐轄罕儒以廷璋周朝近親疑有異志每入府中從者皆持刀劔欲圖廷璋廷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終亦無患議者以廷璋在涇州保全史懿陰德之報也洪裕少時嘗漁於貂裘陂忽有馳騎至者以二石鴈授洪裕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也言訖忽不見是年生淑妃明年生廷璋家遂曰昌盛廷璋子七人皆不為求官惟

表其孤甥安崇勳得西頭供奉官崇勳後唐樞密使重
誨子也廷璋子垣墀皆進士及第垣至屯田員外郎鹽
鐵副使判官墀為都官郎中

宋偓河南洛陽人謙恭下士祖瑤唐天德軍節度兼中
書令父廷浩尚後唐莊宗女義寧公主生偓廷浩歷石
原房三州刺史晉初為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
之偓年十一以父死事補殿直遷供奉官晉祖嘗事莊
宗每偓母入見詔令勿拜因從容謂之曰朕於主家誠

無所靳但朝廷多事府庫空竭主所知也今主居輦下
薪米為憂當奉主居西洛以就豐泰命偓分司就養敕
有司供給至於醯醢率有加等漢祖在晉陽遣其子承
訓至洛奉書偓母與偓結昏即永寧公主也累授北京
皇城使漢乾祐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駙馬都尉隱帝
即位授昭武軍節度移鎮滑州周祖舉兵向闕時偓在
鎮開門迎謁周祖深德之偓率所部兵從周祖至留子
陂隱帝衛兵悉走投周祖周祖謂偓曰至尊危矣公近

親可亟去擁衛無令驚動俛策馬及御營軍已亂矣廣
順初丁內艱服除授左監門衛上將軍世宗征淮南令
俛與左龍武統軍趙贊右神武統軍張彥超前景州刺史
劉建於壽州四面巡檢師還以俛為右神武統軍充
行營右廂都排陣使又為廬州城下副部署吳人大發
舟師次東沛洲斷蘇杭之路世宗遣俛領戰艦數百艘
襲之又遣大將慕容延釗率步騎而進水陸合勢大破
之世宗嘗次于野有虎逼乘輿俛引弓射之一發而斃

及江北諸州悉平畫江為界世宗駐迎鑾命偓率舟師三千沂江而上巡警諸郡師還復授滑州節制又移鎮鄧州恭帝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宋初加檢校太師遣領舟師巡撫江徼舒州團練使彥超副之李重進謀以揚州叛偓察其狀飛章以聞太祖令偓屯海陵以觀重進去就遂從征揚州為行營排陣使及平以功改保信軍節度來朝徙鎮華州會鑿池都城南命偓率舟師數千以習水戰車駕數臨觀焉五年改忠武軍節度開寶

初太祖納偓長女為后偓本名延渥以父名下字從水
開寶初上言改為偓三年徙邠州太平興國初加同平
章事二年移定國軍節度四年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
詔偓與尚食使侯昭愿領兵萬餘攻城南面師還歸鎮
五年冬車駕幸大名召偓詣行在詔知滄州六年封邢
國公俄遷同州九年又為右衛上將軍雍熙中曹彬等
北伐班師命偓知霸州歸闕端拱二年卒年六十四廢
朝贈侍中謚莊惠中使護葬偓莊宗之外孫漢祖之壻

女即孝章皇后近代貴盛鮮有其比子元靖至供備庫使元度至供備庫副使元載元亨竝至左侍禁閣門祇候初孝章寢疾語晉國長公主曰我瞑目無他憂惟慮族屬不敦睦貽笑於人景德中偃幼子元翰果詣京府求析家財真宗聞之詔釋勿問仍諭其族屬務遵先后遺戒焉元度子惟簡為殿直惟易為奉職

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始名訓避周恭帝諱改焉少儻負氣弱冠聞漢祖在晉陽招致天下士將往依之

中途遇盜見拱狀貌雄偉意為富家子隨之將劫其財拱覺行至石會關殺所乘驢市酒會里中豪傑告其故咸出丁壯護拱至太原以策干漢祖漢祖不納客于周祖門下及周祖領節鎮署拱知客押牙周祖即位授宮苑使廣順中遷皇城使出監昭義屯軍并人領馬步十五都來侵拱與巡檢陳思讓逆戰於虎亭南殺三百餘人擒百人獲其帥王璠曹海金又敗其軍於壺關師還會征慕容彥超命為都監賜以六銖袍帶鞍勒馬器仗

即日遣行賊平命為陝州巡檢未幾改客省使知陝州
會延州高允權卒其子紹基欲求繼襲即自領使務朝
廷益禁兵戍守命拱權知州事俄遷內客省使嘗請禁
州民賣軍裝兵器於西人從之所屬部落有侵盜漢戶
者拱招其酋帥搗之令誓不敢侵犯召拜左神武大將
軍宣徽南院使劉崇入寇遣馬軍樊愛能步軍何徽赴
澤州令拱監護之世宗親征拱以精騎居陣中高平之
捷以功兼義成軍節度河東行營前軍都監師還出鎮

陳州先是晉末秦州節度何建以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薦拱討之乃召拱與鳳翔王景竝率兵出大散關連下城砦復命拱為西南面行營都監蜀人聞鳳州急發卒五千餘出鳳州北堂倉鎮路行至黃花谷將絕周師糧道拱與王景偵知之命排陣使張建雄領兵二千直抵黃花谷又遣別將領勁卒千人出敵後截其歸路敵果為建雄所敗奔堂倉又為勁卒所逼合勢掩擊擒其監軍王巒孫韜等千五百人

由是劍門之下州邑營砦望風宵遁秦鳳階成平召歸
宴於金祥殿賜襲衣金帶銀器繒帛鞍勒馬顯德二年
世宗親征淮南以拱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時揚
州初平南唐令境上出師謀收復韓令坤有棄城之意
即驛召拱赴行在拜淮南節度依前宣徽使兼緣江招
討使以令坤為副時周師久駐淮陽都將趙晁白廷遇
等驕恣橫暴不相稟從惟務貪濫至有劫人妻女者及
拱至戮其不奉法者數輩軍中肅然六月追敘秦鳳功

加檢校太尉時周師圍壽春經年未下江淮草寇充斥
吳援兵柵於紫金山與城中烽火相應而舒蘄和泰復
為吳人所據拱上言欲且徙揚州之師併力攻壽春俟
其城下然後改圖進取世宗從之拱乃封庫付揚州主
者復遣本府牙將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
及師行吳人有負糗糧以送者至壽春與李重進合勢
以攻其城改淮南道招討都監敗淮南軍二千于黃蒼
砦世宗再幸壽州召拱宴賜甚厚以為武寧軍節度命

領其屬駐鎮淮軍及克壽州以功加同平章事領武寧
軍節度四年徙歸德軍節度淮南平改山南東道節度
俄克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師
河南尹西京留守宋初加兼侍中太祖征李筠拱迎謁
至汜水言於上曰筠逆節久著兵力日盛陛下宜急濟
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誅之緩則勢張難為力矣帝
從其言卷甲倍道趨之筠果率兵南向聞車駕至惶駭
走澤州城守遂見擒乾德初從郊祀畢封譙國公拱尹

河南十餘年專治園林第舍好聲妓縱酒為樂府政廢弛羣盜晝劫太祖聞之怒移鎮安州命左武衛上將軍焦繼勳代之謂繼勳曰洛久不治選卿代之無復效拱為也太平興國初進封秦國公來朝授左衛上將軍八年代王彥超判左金吾衛仗事表獻西京長夏門北園詔以銀五千兩償之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五贈中書令咸平初真宗闢拱之後有寒餒流離者錄其孫懌為國子助教拱子德明至洛苑使昱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出

身德明子悅為虞部郎中

王彥超大名臨清人性溫和恭謹能禮下士少事後唐
魏王繼岌從繼岌討蜀還至渭南會明宗即位繼岌遇
害左右遁去彥超乃依鳳翔重雲山僧舍暉道人為徒
暉善觀人謂彥超曰子富貴人也安能久居此給資帛
遣之時晉祖帥陝乃召至帳下委以心腹及移鎮太原
將引兵南下遣從事桑維翰求援契丹以彥超從行天
福初累遷奉德軍校再轉殿前散指揮都虞侯領蒙州

刺史漢初領岳州防禦使兼護聖左廂都校出為復州
防禦使周祖平內難後北征契丹以彥超為行營馬步
左廂都排陣使從周祖入汴時自彭門迎湘陰公入纘
位會軍變周祖革命即命彥超權知徐州節度未行湘
陰公舊校鞏廷美據州叛真拜彥超武寧軍節度命討
之彥超督戰艦破其水砦乘勝拔之又與樞密使王峻
拒劉崇於晉州彥超以騎兵進崇遁去授建雄軍節度
復以所部追賊至霍邑賊步騎墮崖谷死者甚衆彥超

歸鎮所俄改河陽三城節度移鎮河中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劉崇南寇命彥超領兵取晉州路東向邀擊從戰高平彥超自陰地關與符彥卿會兵圍汾州諸將請急攻彥超曰城已危矣旦暮將降我士卒精銳儻驅以先登必死傷者衆少待之翌日州將董希顏果降遂引兵趣石州彥超親鼓士乘城躬冒矢石數日下之擒其守將安彥進獻行在師還改忠武軍節度加兼侍中詔率所部浚胡蘆河城李晏口工未畢遼人萬餘騎來侵彥

超擊敗之殺傷甚衆宰相李穀征淮南以彥超為前軍
行營副部署敗淮南軍二千于壽州城下吳兵水陸來
援穀退保正陽吳人躡其後會李重進兵至合勢急擊
大敗吳人三萬餘衆追北二十餘里還改京兆尹永興
軍節度六年夏移鎮鳳翔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師西面
緣邊副都部署宋初加兼中書令代還太祖與彥超有
舊因幸作坊召從臣宴射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
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降階頓首曰勺水豈能止神

龍耶當日陛下不留滯於小郡者蓋天使然爾帝大笑
彥超翌日奉表待罪帝遣中使慰諭令赴朝謁未幾復
以為永興軍節度又以其父光祿卿致任重霸為太子
少傅致仕乾德二年復鎮鳳翔三年丁外艱起復開寶
二年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衛仗事太平興國六年封
邠國公七年彥超語人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
年六十九當自知止明年表求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金
吾上將軍祿彥超既得請盡斥去僕妾之冗食者居處

服用咸遵儉約雍正三年卒年七十三贈尚書令開寶
初彥超自鳳翔來朝與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
俱侍曲宴太祖從容謂曰卿等皆國家舊臣久臨劇鎮
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知旨即前奏曰臣
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願乞骸骨歸邱園臣之願
也行德等竟自陳夙昔戰功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
事何足論翌日皆罷行德等節鎮時議以此許彥超初
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屢為統帥殺人多矣身死

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為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年其家已鬻之矣孫克從咸平元年進士及第亦止於州縣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陽曲人家世饒財曾祖丕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選富家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即坐誅沒入貲產丕為之滿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不濟其急丕又為代

掌一年鄉里服其義父頴事晉至安州防禦使永德生
四歲母馬氏被出育於祖母事繼母劉氏以孝聞周祖
初為侍衛吏與頴善乃以女妻永德永德迎其母妻詣
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敝衣毀容儀居委巷中有賊過
即邀乞焉給曰此悲田院耳賊即舍去繇是免禍周祖
為樞密使表永德授供奉官押班乾祐中命賜潞帥常
遇生辰禮幣遇周祖之外兄弟也時周祖鎮鄴被讒族
其家永德在潞州聞有密詔授遇永德探知其意謂遇

曰得非泣殺永德耶永德即死無怨恐累君侯家耳遇
愕然曰何謂也永德曰姦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
以永德屬吏事成足以為德不成死未晚遇以為然止
令壯士嚴衛然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
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未幾周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
夫幾誤大事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後唐莊
宗時備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夫妻往迎之至鴻
溝遇雨甚踰旬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

以與父母令歸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黯黑為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問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恚然終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為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飲其妻逼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妻頗露之遇亦微有聞未深言至是永德故以此諷遇遇送永德歸周祖周祖登位封永德妻為晉國公主授

永德左衛將軍內殿直小底四班都知加駙馬都尉領
和州刺史逾年擢為殿前都虞候領恩州團練使俄遷
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時年二十四顯德元年并
州劉崇引契丹來侵世宗親征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
何徽方戰退衄時太祖與永德各領牙兵二千永德部
下善左射太祖與永德厲兵分進大捷降崇軍七千餘
衆及駐上黨世宗晝臥帳中召永德語曰前日高平之
戰主將殊不用命樊愛能而下吾將案之以法永德曰

陛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二將以徇軍威大振進攻太原師薄城下永德與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三匝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契丹援兵果至彥超戰沒繼敗其衆二千餘衆遁去以永德領武信軍節度師還徙義成軍節度時永德父頴為隸人曹澄等所害因奔南唐會議南征永德請行自効許之師至壽

春劉仁瞻堅壁不下永德出疲兵誘之傍伏精騎每戰陽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突起夾攻大敗之仁瞻僅以身免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城下仁瞻執澄等三人檻送行在意求緩師詔賜永德俾其甘心太祖與永德領前軍至紫金山吳人列十八砦戰備嚴整敵壘西偏有高隴下瞰其營中永德選勁弓強弩伏隴旁太祖麾兵直攻第一砦戰陽不勝淮人果空砦出鬪永德亟登隴發伏馳入據之敵衆散走翌日又攻第二砦鼓譟而進

始攻北門淮人開南門而遁時韓令坤在揚州復為吳人所逼欲退師世宗怒遣永德率師援之又敗泗州軍千餘于曲溪堰俄屯下蔡時吳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日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蔽江而下泊于濠泗周師頗不利吳將林仁肇帥衆千餘水陸齊進又以船數艘載薪乘風縱火將焚周浮梁周人憂之俄而風反吳人稍却永德進兵敗之又夜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鑊引輕舫急擊吳人既不得進溺者甚衆奪其巨艦數

十艘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乃距浮梁十餘步以鐵索
千餘尺橫截長淮又維巨木自是備禦益堅矣俄又敗
千餘衆於淮北岸獲戰船數十艘吳人多溺死詔褒美
之冬擢為殿前都點檢四年從克壽州還制授檢校太
尉領鎮寧軍節度五年夏契丹擾邊命永德率步騎二
萬拒之從世宗北伐還駐澶淵解兵柄加檢校太尉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恭帝嗣位移忠武軍節度太祖即位
加兼侍中永德入朝授武勝軍節度入覲召對後苑道

舊故飲以巨觥每呼駙馬不名時并汾未下太祖密訪其策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為援未易取也臣以每歲多設游兵擾其農事仍發間使以謀契丹絕其援然後可下也帝然之俄歸本鎮會出師討金陵永德以已資造戰船數十艘運糧萬斛自順陽沿漢水而下富民高進者豪橫莫能禁永德乃發其姦寘于法進潛詣闕誣永德緣險固置十餘砦圖為不軌太祖命樞密都承旨曹翰領騎兵察之詰其砦所進曰張侍中誅

我宗黨殆盡希中以法報私憤爾翰以進授永德永德
遽解縛就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太平興國二年來
朝拜左衛上將軍五年坐市秦隴竹木所過矯制免關
市算降為本衛大將軍數月復舊秩六年進封鄧國公
雍熙中連知滄雄定三州端拱元年拜安化軍節度召
還為河北兩路排陣使屯定州嘗與契丹戰斬獲甚衆
二年丁內艱起服淳化初又代田重進知鎮州二年改
泰寧軍節度兼侍中出判并州兼并代都部署永德明

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遼兵寇州境者永德用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衆始歎伏自五代用兵多姑息藩鎮頗恣部下販鬻宋初功臣猶習舊事太宗初即位詔羣臣乘傳出入不得賞貨邀利及令人諸處圖回與民爭利永德在太原嘗令親吏販茶規利闌出徼外市羊為轉運使王嗣宗所發罷為左衛上將軍真宗即位進封衛國公未幾判左金

吾街仗事咸平初屢表請老授太子太師分司西京仍以其孫大理寺丞文蔚釐務洛下以便就養二年冬契丹入邊帝將北巡以永德宿將召入對便殿賜坐訪以邊要以老不可從行留為東京內外都巡檢使三年制授檢校太師彰德軍節度知天雄軍俄以衰老命還本鎮是秋卒年七十三遣內園使馮守規護柩還京師贈中書令諸孫遷秩者五人永德出母後適安邑劉祚及永德鎮南陽祚已卒迎母歸州解起二堂與繼母劉並

居劉卒馬預中參時年八十一太宗勞之賜冠帔封莒國太夫人同母弟劉再思署子城使於市西里起大第聚劉族初永德寓睢陽有書生隣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永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上語永德曰後當相遇于彼永德曰吳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有術永德送行數舍懇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言訖而去及永德屯下蔡牙帳前後隊部曲八百

人皆金銀刀槊繡旗幟永德善騎射左右分掛十的握
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遽
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永法僧曰始語君
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為然
能降志禮賢當別有授公藥法者永德由此益罄家資
延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初睢陽書生嘗言太祖
受命之兆以故永德潛意拱嚮太祖將聘孝明皇后也
永德出緡錢金帛數千以助之故盡太祖朝而恩渥不

替孫文蔚虞部員外郎文炳殿中丞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其父事莊宗為岢嵐軍使私畜勇士百餘人莊宗疑其有異志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謂其父曰此蓋疑大人有他圖願以全斌為質必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因以隸帳下及莊宗入洛累歷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明宗即位補禁軍列校

晉初從侯益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遷護聖指揮使周
廣順初改護聖為龍捷以全斌為右廂都指揮使及討
慕容彥超于兗州為行營馬步都校顯德中從向訓平
秦鳳遂領恩州團練使俄遷領泗州防禦使從世宗平
淮南復瓦橋關改相州留後宋初李筠以潞州叛全斌
與慕容延釗由東路會大軍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
詔令完葺西山堡若不踰時而就建隆四年與洺州防
禦使郭進等率兵入太原境俘數千人以歸進克樂平

乾德二年冬又為忠武軍節度即日下詔伐蜀命全斌為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兵拔乾渠渡萬仞燕子二砦遂下興州蜀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拔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砦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副使李進獲糧三十餘萬斛既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殺虜甚

衆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延澤
潛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治閣道進
與大軍會於深渡彥進以白全斌全斌然之命彥進延
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全斌
由羅川趣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遣
張萬友等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彥
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逆戰又大
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遁去復與

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趙彥韜引兵來戰三戰
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去渡桔栢江焚梁退守劍門
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全
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
君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年進言益
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
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
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

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
退守劍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
清強北擊劍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
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
而遁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即引兵退陣於漢
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
走遣輕騎進獲傳送闕下遂克劍州殺蜀軍萬餘人四
年正月十三日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

入成都旬餘劉廷讓等始自峽路至昶饋遺廷讓等及
搗師並同全斌之至及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由是
兩路兵相嫉蜀人亦構主帥遂不協全斌等先受詔每
制置必須諸將僉議至是雖小事不能即決俄詔發蜀
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
奉命由是蜀軍憤怒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
百人全斌彥進及王仁贍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
但分遣諸州牙校蜀軍至綿州果叛劫屬邑衆至十餘

萬自號興國軍有蜀交州刺史全師雄者嘗為將有威
惠士卒畏服適以其族赴闕下綿州遇亂師雄恐為所
脅乃匿其家於江曲民舍後數日為亂兵所獲推為主
帥全斌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
納其愛女及橐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州
為橫海指揮使劉福龍捷指揮使田紹斌所敗遂攻彭
州逐刺史王繼濤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成都十縣皆
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

帥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導江郫新繁青城等縣彥進
與張萬友高彥暉田欽祚同討之為師雄所敗彥暉戰
死欽祚僅免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延翰張煦往擊之
不利退入成都師雄分兵綿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
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雅東川果遂渝合資簡昌普
嘉戎榮陵十七州並隨師雄為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
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諸
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未幾劉廷讓曹彬破師雄之

衆於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攻破
之師雄走保灌口砦賊勢既泐餘黨散保州縣有陵州
指揮使元裕者師雄署為刺史衆萬餘仁贍生擒之磔
于成都市俄虎捷指揮使呂翰為主將所不禮因殺知
嘉州客省使武懷節戰權都監劉漢卿與師雄黨劉澤
合衆至五萬逐普州刺史劉楚信殺通判劉沂及虎捷
都校馮紹又果州指揮使宋德威殺知州八作使王永
昌及通判劉渙都監鄭光弼逐州牙校王可瓌率州民

為亂仁贍等討呂翰於嘉州翰敗走入雅州師雄病死
於金堂推謝行本為主羅七君為佐國令公與賊將宋
德威唐陶鼈據銅山旋為康延澤所破仁贍又敗呂翰
於雅州翰走黎州為下所殺棄屍水中後丁德裕等分
兵招輯賊衆始息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
太祖設氊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
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衝犯霜雪何以堪
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以不徧及

也全斌拜賜感泣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
事全斌但典軍旅全斌嘗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
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既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
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
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
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
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詔曰王全斌王
仁贍崔彥進等被堅執銳出征全蜀彼畏威而納款尋

馳詔以申恩用示哀矜務敦綏撫應孟昶宗族官吏將卒士民悉令安存無或驚擾而乃違戾約束侵侮憲章專殺降兵擅開公帑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斂萬民之怨嗟致羣盜之充斥以至再勞調發方獲平寧洎命旋歸尚欲含忍而銜冤之訴日擁國門稱其隱沒金銀犀玉錢帛十六萬七百餘貫又擅開豐德庫致失錢二十八萬一千餘貫遂令中書門下召與訟者質證其事而全斌等皆引伏其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

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請準律處分乃下詔
曰有征無戰雖舉於王師禁暴戢兵當崇於武德蠢茲
庸蜀自敗姦謀爰伐罪以宣威俄望風而歸命遽令按
堵勿犯秋毫庶德澤之涵濡俾生聚之寧息而忠武軍
節度王全斌武信軍節度崔彥進董茲銳旅奉我成謀
既居克定之全功宜體輯柔之深意比謂不日清謐即
時凱旋懋賞策勲抑有彝典而罔思寅畏速此悔尤貪
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于偃革職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

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宣我非無恩爾當自省全斌可
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
觀察留後特建隨州為崇義軍金州為昭化軍以處之
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
斌侍祠以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
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
還卿節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
鎮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天禧二年錄其孫永昌

為三班奉職全斌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衆軍旅樂為之用黜居山郡十餘年怡然自得識者稱之子審鈞崇儀使富州刺史廣州兵馬鈐轄審銳供奉官閣門祇候曾孫凱

凱字勝之祖審鈞嘗為永興軍駐泊都監以擊賊死遂家京兆饒於財凱散施結客日馳獵南山下以踐蹂民田捕至府時寇準守長安見其狀貌竒之為言全斌取蜀有勞而審鈞以忠義死當錄其孤遂以為三班奉職

監鳳翔整屋稅歷左右班殿直監益州市買院慶州合水鎮兵馬監押監在京草場先是守卒掃遺稗自入凱禁絕而衆欲害之事覺他監官皆坐故縱凱獨得免自右侍禁雄州兵馬監押擢閣門祇候定邢趙都巡檢使元昊反徙麟州都監嘗出雙烽橋染枝谷遇夏人破之又破龐青黃羅部再戰于伺候烽前後斬首三百餘級獲區落馬牛橐駝器械以數千計夏人圍麟州乘城拒鬪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特遷西頭供奉官代遷邊寇

猶鈔掠以為內殿崇班麟州路緣邊都巡檢使與同巡
檢張岳護糧道于青眉浪寇猝大至與岳相失乃分兵
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岳合斬首百餘級又入兔毛川賊
衆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鬪不解又斬首百
餘級賊自蹂踐死者以千數遷南作坊副使後為并代
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二萬寇青塞堡凱出鞋
邪谷轉戰四十里至杜肱川大敗之復得所掠馬牛以
還經略使明鎬言凱在河外九年有功遂領資州刺史

久之召還未及見會甘陵盜起即命領兵赴城下賊平
拜澤州刺史知邠州未幾為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澤
州團練使歷環慶并代定州路副都總管捧日天武四
廂綿州防禦使累遷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
觀察使又徙秦鳳路辭日帝諭以唃氏木征交易阻絕
頗有入寇之萌宜安靜以處之凱至與主帥以恩信撫
接遂復常貢召拜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侍衛親軍馬
軍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六贈彰武軍節度使謚莊恪

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援
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後與敵遇
未嘗挫衄兔毛川之戰內侍宋永誠哭于軍中凱劾罷
之尤篤好於故舊子緘緘子詵字晉卿能詩善畫尚蜀
國長公主官至留後

康延澤父福晉護國軍節度兼侍中延澤天福中以蔭
補供奉官周廣順二年永興李洪信入覲遣延澤往巡
檢遷內染院副使宋初從慕容延釗李處耘平湖湘時

荆南高保融卒其子繼沖嗣領軍事命延澤齎書幣先往撫之且察其情偽及還盡得其機事因前導大軍入境遂下荆峽以勞授正使乾德中征蜀為鳳州路馬軍都監破白水閣子二砦進擊西縣三泉獲韓保正由來蘇路會大軍克劍門及孟昶降延澤以百騎先入成都安撫軍民盡封府庫而還就命為成都府都監會全師雄復亂徙為晉州刺史時有降兵二萬七千諸將懼為內應欲盡殺之延澤請簡老幼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

兵衛還浮江而下賊若來劫奪即殺之未晚諸將不能
用俄出兵敗賊黨劉澤三萬人復有王可瓌率數郡賊
兵來戰延澤擊走之追北至合州又破可瓌餘黨謝行
本等擒羅七君事平優詔嘉獎就命為東川七州招安
巡檢使全斌等得罪延澤亦坐貶唐州教練使開寶中
起為供奉官遷左藏庫副使坐與諸姪爭家財失官居
西洛卒兄延沼幼隸後唐明宗帳下仕晉祖為尚食使
改散指揮使都虞候興聖軍都指揮使出為隨澤二州

刺史周祖北征延沼與白文遇李彥崇曹奉金并從廣
順中為侍衛馬步軍都軍頭領信州刺史從世宗征劉
崇率兵攻遼州轉龍捷右廂都校領岳州防禦使真拜
蔡齊鄭楚四州防禦使晉潞二州兵馬鈐轄宋初李重
進叛以延沼為前軍馬軍都指揮使建隆四年改懷州
防禦使乾德六年命李繼勳等征河東以延沼為先鋒
都監太祖親征太原以延沼宿將熟練邊事詔領兵屯
潞州會以疾歸郡開寶二年卒年五十八

王繼濤河朔人少給事漢祖左右乾祐初補供奉官歷諸司副使仕周為右武衛大將軍淮南平為天長軍使顯德五年遷知州刺史宋初為左驍騎大將軍再遷左神武大將軍乾德二年命護徒治安陵隧道大軍伐蜀為鳳州路壕砦使興元降王全斌命繼濤權府事全昶降全斌又遣繼濤與供奉官王守訥部送昶歸闕守訥白全斌言繼濤問昶求宮妓金帛全斌遂留繼濤止令守納送昶俄詔以繼濤為彭州刺史綿州軍亂劫全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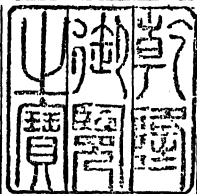
雄為帥率眾攻彭州繼濤與都監李德榮拒之德榮戰死繼濤身被八槍單騎走至成都素與通事舍人田欽祚有隙會欽祚入朝乃誣奏繼濤以他事太祖驛召繼濤將面質之道病卒詔曰故彭州刺史王繼濤先登擊賊身被重創優典未加齋志而歿故階州刺史高彥暉帥師討賊奮不顧命垂老之年殞身鋒鏑永言痛悼不忘于懷宜各賜其家粟帛

高彥暉薊州漁陽人仕契丹為瀛州守將世宗北征以

城來降遷耀階二州刺史王師伐蜀為歸州路先鋒都
指揮使全師雄之亂崔彥進遣彥暉與田欽祚共討之
至尊江與賊遇賊據隘路設伏竹箐中官軍至遇伏發
遂不利彥暉謂欽祚曰賊勢張大日將暮請收兵詰朝
與戰欽祚欲遁慮賊曳其後乃給之曰公食厚祿遇賊
畏縮何也彥暉復麾兵進欽祚潛遁去彥暉獨與部下
十餘騎力戰皆死之時年七十餘彥暉老將練習邊事
上聞其沒甚痛惜故並命優恤之

論曰郭崇感激昔遇發於垂涕太祖察其忠厚亟焚思
晦之奏雖魏文不彊於楊彪宋武無猜於徐廣何以加
之廷璋開懷以待罕儒宋偓抗章以察重進向拱獻謀
以平上黨乘時建功各奮所長有足尚者王彥超起自
戎昭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貞至於自悔多殺垂
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張永德前朝勲伐夙識太祖
潛懷尊奉雖有橋公祖之知而非人臣之不二心者矣
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而降欵至諸將之功何可泯也

王全斌黷貨殺降尋啓禍變太祖罪之而從八議之貨
斯得馭功臣之道延澤能相地險豫謀屯備繼濤彥暉
先登重傷殞沒無避咸可稱焉



宋史卷二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章玉植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十五

趙普

弟安易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唐幽帥趙德鈞連年用兵民力疲弊普父迴舉族徙常山又徙河南洛陽普沈厚寡言鎮陽豪族魏氏以女妻之周顯德初永興軍節度劉

詞辟為從事詞卒遺表薦普於朝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質奏普為軍事判官宣祖臥疾滁州普朝夕奉藥餌宣祖由是待以宗分太祖嘗與語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無辜者啓太祖訊鞠之獲全活者衆淮南平調補渭州軍事判官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為推官移鎮宋州表為掌書記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臥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誼擁麾下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

諫議大夫克樞密直學士車駕征李筠命普與呂餘慶
留京師普願扈從太祖笑曰若勝曹介乎從平上黨遷
兵部侍郎樞密副使賜第一區建隆三年拜樞密使檢
校太保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為門下侍
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敕普以為言
上曰卿但進敕朕為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非
帝王事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實實儀曰今皇弟尹開
封同平章事即宰相任也令署以賜普既拜相上視如

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在宰相後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先是宰相兼敕皆用內制普相止用敕非舊典也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

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復視事遂勸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克實開寶二年冬普嘗病車駕幸中書三年春又幸其第撫問之賜賚加等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

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歎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普為政頗專廷臣多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將下制逐普賴王溥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

女即令分異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其居
又營邸店規利盧多遜為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
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翫法
及劉偉偽作攝牒得官王洞嘗納賂可度趙孚授西川
官稱疾不上皆普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
以有鄰為秘書省正字普恩益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
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為河陽三城節度
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入朝改太子少保遷

太子太保頗為盧多遜所毀奉朝請數年鬱鬱不得志
會柴禹錫趙鎔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
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
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
諭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宰
相上至是以普勲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涪
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為武勝軍節度
檢校太尉兼侍中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

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雍熙三年春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曰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關外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屢更薦臻

炎夏飛輓日繁戰鬪未息老師費財誠無益也伏念陛下自剪平太原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廣濟遠人不服自古聖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興無名之師深蹈不測之地臣載披典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暇一賜觀覽其失未遠雖悔可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動搖百萬之衆所得者少所喪者多又

聞戰者危事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於不虞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凝滯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深為可慮苟或更圖稽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時涉秋序邊庭早涼弓勁馬肥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曷敢興言而沮衆蓋臣已日薄西山餘光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斯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氓轉之富庶

將見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俗相率嚮
化契丹獨將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諂之徒謂契
丹主少事多所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禍求功
以為萬全臣竊以為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
謬正姦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
抑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
諛為安身之計而不言哉帝賜手詔曰朕昨者興師選
將直令曹彬米信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俟

一兩月間山後平安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鬪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為遼人所襲此責在王將也况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民陷于邊患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疆場之事已為之備卿勿為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普表謝曰昨以天兵久駐塞外未克恢復漸

及炎蒸事危勢迫輒陳狂狷甘俟憲章陛下特鑑衷誠
親紆宸翰密諭聖謀臣竊審命師討罪信為上策將帥
能遵成算必可平定惟其不副天心由茲敗事今既邊
鄙有備更復何虞況陛下登極十年坐隆大業無一物
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寧所宜端拱穆清嗇神和志自可
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武與契丹較勝負哉
臣素虧壯志矧在衰齡雖無功伐願竭忠純觀者咸嘉
其忠四年移山南東道節度自梁國公改封許國公會

詔下親耕藉田普表求入覲辭甚懇切上惻然謂宰相
曰普開國元臣朕所尊禮宜從其請既至慰撫數四普
嗚咽流涕陳王元僖上言曰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成
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崇宋璟魏知古皆任以輔弼
委之心膂財成帝道康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煥良
由登用得其人也今陛下君臨萬方焦勞庶政宵衣旰
食以民為心歷考前王誠無所讓而輔相之重未偕曩
賢況為邦在於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莫先於

賞罰斯為政之大柄也苟賞罰匪當淑慝莫分朝廷紀綱漸致隳紊必須公正之人典掌衡軸直躬敢言以辨得失然後彝倫式序庶務用康伏見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開國元老參謀締構厚重有識不妄希求恩顧以全祿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聖朝之良臣也竊聞儉巧之輩朋黨比周衆口嗷嗷惡直醜正恨不斥逐遐徼以快其心何者蓋慮陛下之再用普也然公讜之人咸願陛下復委以政啟沃君心羽翼聖化國有大事

使之謀之朝有宏綱使之舉之四目未察使之明之四聰未至使之達之官人以材則無竊祿致君以道則無苟容賢愚洞分玉石殊致當使結朋黨以馳騖聲勢者氣索縱巧佞以援引儕類者道消沈冥廢滯得以進名儒懿行得以顯大政何患乎不舉生民何患乎不康匪踰期月之間可臻清靜之治臣知慮庸淺發言魯直伏望陛下旁采羣議俯察物情苟用不失實邦國大幸藉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為之表

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帝謂之曰卿國之勲舊朕所毗倚
古人耻其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時樞密副
使趙昌言與胡旦陳象輿董儼梁顥厚善會旦令翟馬
周上封事排毀時政普深嫉之奏流馬周黜昌言等鄭
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驕肆僭侈大為不法普廉得之
盡以條奏利用坐流商州普固請誅之其嫉惡疆直皆
此類李繼遷之擾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
因令圖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為邊患時論歸咎於普

頗為同列所窺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
大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赴
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冬被疾請告車駕屢幸其第
省之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勉從之
以普為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兼中書令普三
表懇讓賜手詔曰開國舊勳惟卿一人不同他等無至
固讓俟首塗有日當就第與卿為別普捧詔涕泣因力
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及國家事上嘉納之普將發車

駕幸其第淳化三年春以老衰久病令留守通判劉昌言奉表求致政中使馳傳撫問凡三上表乞骸骨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奉料令養疾俟損日赴闕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齋詔書賜之又特遣使賜普詔曰卿頃屬微疴懇求致政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老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佇聞有瘳與朕相見今賜羊酒如別錄卿宜愛精神近醫藥強飲食以副朕眷遇之意七月卒年七十一卒之先一歲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齋器幣鞍

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次歲普已罷中書令故事
無生辰之賜特遣普姪婿左正言直昭文館張秉賜之
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篤先是普遣
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宋朝
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
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上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事先
帝與朕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有不足衆所知也朕
君臨以來每優禮之普亦傾竭自效盡忠國家真社稷

臣也朕甚惜之因出涕左右感動廢朝五日為出次發
哀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賜謚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
八分書以賜之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
賻絹布各五百匹米麪各五百石葬日有司設鹵簿鼓
吹如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為尼太宗再三諭之
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
圓大師初太祖側微普從之游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
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

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普性深沈有岸谷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

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
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
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
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
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
之不去竟得俞允太宗入弭德超之讒疑曹彬不軌屬
普再相為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
明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祖吉守郡為姦

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疾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社可特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隲陛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乃止真宗咸平初追封韓王二年詔曰故太師贈尚書令追封韓王趙普識冠人彘才高王佐翊戴興運光啟鴻圖雖呂望肆伐之勲蕭何指縱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三紀茂巖廊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

無玷謀猷可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烝永同休於宗
祏茲為茂典以答舊勲其以普配饗太祖廟庭普子承
宗羽林大將軍知潭鄆二州皆有聲承煦成州團練使
弟固安易固至都官郎中

安易字季和建隆初攝府州錄事參軍節度使折德扆
言其清幹遂命即真再遷河南府推官會普居相位十
年不赴調太平興國中歷華邢二鎮掌書記部芻糧至
太原城下拜監察御史知興元府轉殿中賜緋魚袋先

是兩川民輸稅者以鐵錢易銅錢安易言其非便請許
納鐵錢詔從之九年起拜宗正少卿知定州會以曹璨
知州徙安易為通判未幾代歸又表求外任命知耀州
留不遣命按視北邊事淳化中嘗建議以蜀地用鐵錢
準銅錢數倍小民市易頗為不便請如劉備時令西川
鑄大錢以十當百下都省集議吏部尚書宋琪等言劉
備時蓋患錢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請反患錢多非經
久計也而安易論請不已仍募工鑄大錢百餘進之極

其精好俄墜殿階皆碎蓋鎔鑠盡其精液矣太宗不之詰猶嘉其用心賜以金紫且遣其典鑄既而大有虧耗歲中裁得三千餘緡衆議喧然遂罷之事具食貨志歷知襄廬三州就遷宗正卿歸朝復領卿職時屬籍未備奏請募錄咸平初乃命梁周翰與安易同修安易畧涉書傳性强狠好談世務而疎闊不可用初太宗嘗問農政安易請復井田之制又以其家本燕薊多訪以邊事景德初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師壬地

權攢依禮埋懸重升祔神主安易上言禮云既虞作主
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未葬則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
周制但鑿木為懸重以神主靈王后七月而葬則埋懸
重掩元堂凶仗輜輶車龍輻之屬焚於栢城訖始可立
虞主吉仗還京備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神主升廟室
自曠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廟行此禮何以今日乃違
典章苟且升祔方權攢妄立神主未大葬輒埋懸重且
棺柩未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廟奈栢城未焚凶仗則

凶穢唐突祖宗望約孝章近例但於壬地權攢未立神
主升祔凶儀一切祇奉俟丙午年靈駕西去園陵東回
祔廟如此則免於顛倒不利國家乃詔有司再加詳定
判禮院孫何等上言按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
地明堂去樂不作又按禮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
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則天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
月不便須至變禮從宜又緣先準禮文候神主升祔畢
方行享祀若俟丙午歲則三年不祭宗廟禮文有關況

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合升祔遂與史館檢討同共
參詳以為廟未祔則神靈不至伏恐祭祀難行攢既畢
則梓宮在郊可以葬禮比附遂按禮云葬者藏也欲人
不得而見也既不欲穿壙動土則龍輜攢木題湊蒙櫛
上四柱如屋以覆盡塗之所合理重一依近例便可升
祔神主安易妄言以凶仗為凶穢目羣官為顛倒指梓
宮為棺柩令百司分析園陵免瀆聖聰誣罔臣下安易
又云昔日覩羣官盡公奉二帝諸后並先山陵後祔廟

今日觀羣官顛倒奉明德皇太后獨先祔廟後園陵者
今詳當時先山陵後祔廟正為年月便順別無陰陽拘
忌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宜未埋重則禮文不備未升
祔則廟祭猶闕須從變禮以合聖情兼明德皇太后將
赴權攢而安易所稱栢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
按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鄭玄注云謂遷
柩於廟又云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
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今亦遙辭宗廟而後行豈

可以禮經所出目為顛倒吉凶具儀謂之唐突哉又云
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亦緣有所嫌避未赴園陵出京
權攢之時不立神主入廟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園陵禮
畢然後奉虞主還京易神主祔廟以合典禮今詳當時
文籍緣孝章為太宗嫂氏上僊之時止輟五日視朝百
官不曾成服與今不同從初亦無詔命令住廟享今明
德皇太后母儀天下主上孝極曾顏況上僊之初即有
遺命權停享祀今按禮文固合如此安易荒唐庸昧妄

有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於斯
況安易以訐直自負所試者無非良善以清要自高所
尚者無非鄙俗名宦之志老而益堅詩書之文懵而不
習本院所議並明稱典故旁考時宜雖曰從權粗亦稽
古請依元議施行從之安易又屢言陵廟事詞多鄙俚
晚歲進趨不已時論嗤之二年卒年七十六贈工部尚
書錄其子承慶為國子博士孫從政為太常寺奉禮郎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

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
貴為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陳
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
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魏三人罷相
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
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勲舊自伐偃武而修文慎
罰而薄歛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
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為戒後皆如其言家人

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觀書取決方冊他日竊視乃曾論
耳昔傳說告商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
克永世匪說攸聞普為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著龜
聖模宋之為治氣象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廷美多遜
之獄大為太宗盛德之累而普與有力焉豈其學力之
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君子惜之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二百五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十六

吳延祚

子元輔元載
元辰

李崇矩

子繼昌

王仁贍 楚昭輔

李處耘

子繼隆繼和

吳延祚字慶之并州太原人少頗讀書事周祖為親校
廣順初授莊宅副使遷內軍器庫使知懷州入為皇城

使會天平符彥卿移鎮大名以延祚權知鄆州世宗即位遷右羽林將軍克內客省使未幾拜宣徽北院使世宗征劉崇為北面都巡檢使師還權判澶州歸闕加右監門衛大將軍俄遷宣徽南院使判河南府知西京留守事汴河決命延祚督丁壯數萬塞之因增築堤防自京城至臨淮數旬訖工世宗北征權東京留守是夏河決鄭州原武縣命延祚發近縣丁壯二萬餘塞之師還以延祚為左驍衛上將軍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恭帝即

位加檢校太尉宋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其父名璋故避之會李筠叛延祚白太祖曰潞城崑險且阻太行賊據之未易破也筠素勇而輕若速擊之必離上黨來邀我戰猶獸亡其藪魚脫於淵因可擒矣太祖遂親征以延祚留守東京兼判開封府筠果領兵來戰澤州南其衆敗走及討李重進又為東京留守建隆二年夏帝謂之曰卿掌樞務有年于茲與卿秦州以均勞逸明日制出恐卿以離朕左右為憂故先告卿即以為雄武軍

節度先是秦州夕陽鎮西北接大藪多材植古伏羗縣之地高防知州日建議就置采造務調軍卒分番取其材以給京師西夏酋長尚波于率衆爭奪頗傷役卒防捕繫其黨以狀聞上令延祚代防賚詔赦尚波于等夏人感悅是年秋以伏羗地來獻乾德二年來朝改鎮京兆開寶四年長春節來朝俄遇疾車駕臨問命藥灸其腹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未幾卒年五十四贈侍中官給葬事延祚謹厚寡言性至孝居母喪絕水漿累日

好學聚書萬餘卷治家嚴肅尤崇奉釋氏子元輔元載
元範元康元吉元慶元範元慶仕皆至禮賓副使元吉
閣門祇候元吉子昭允太子中舍元慶子守仁內殿崇
班

元輔字正臣頗好學善筆札周廣順中以父任補供事
官世宗嗣位遷洛苑使宋初授左驍衛將軍澶州巡檢
累官至定州鈐轄卒年四十八子昭德昭遜昭普並閣
門祇候

元載建隆初授太子右春坊通事舍人賜緋魚袋延祚
出鎮秦雍並補衙門都校延祚卒授供奉官太平興國
三年加閣門祗候與太祝母賓古使契丹九年擢為西
上閣門副使出知陝州雍熙三年徙知秦州州民李益
者為長道縣酒務官家饒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橫持郡
吏短長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負息錢者數百家郡為督
理如公家租調獨推官馮伉不從益遣奴數輩伺伉按
行市中拽之下馬因毀辱之先是益厚賂朝中權貴為

庇護故累年不敗及伉屢表其事又為邨吏所匿不得
達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聞譯因入見上其表帝大怒
詔元載逮捕之詔書未至京師權貴已報益益懼亡命
元載以聞帝愈怒詔州郡物色急捕之獲於河中府民
郝氏家鞠于御史府具得其狀斬之盡沒其家益子仕
衡先舉進士任光祿寺丞詔除籍終身不齒益之伏法
民皆飯僧相慶端拱初遷西上閣門使淳化二年加領
富州刺史俄徙知成都府蜀俗奢侈好遊蕩民無贏餘

悉市酒肉為聲妓樂元載禁止之吏民細罪又不少貸人多怨咎及王小波亂元載不能捕滅受代歸闕而成都不守時李仕衡通判華州常銜元載因事殺其父伺元載至闕遣人閱行裝收其關市之稅元載拒之仕衡抗章疏其罪坐責郢州團練副使移單州以疾授左衛將軍政卒年五十三子昭明為內殿崇班昭矩太子中舍

元稹字君華太平興國八年選尚太宗第四女蔡國公

主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明年正月領愛州刺史是冬
領本州團練使雍熙三年有事北邊元扆表求試劇郡
命知鄆州逾年召入尋知河陽還朝改鄆州觀察使特
詔朝會序班次節度使奉祿賜予悉增之再知河陽淳
化元年以主疾召還主薨復遣之任五年秋霖河溢奔
注溝洫城壘將壞元扆躬涉泥滓督工補塞民多構木
樹杪以避水元扆命濟以舟楫設餅餌以食時澶陝悉
罹水災元扆所部賴以獲安真宗即位換安州觀察使

俄知澶州咸平三年轉運使劉錫上其治狀詔書嘉獎
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時王超王繼忠領兵踰唐河與
遼人戰元辰度其必敗乃急發州兵護河橋既而超輩
果敗遼人乘之至橋見陣兵甚盛遂引去考滿吏民詣
闕貢馬疏其善政十事願借留樹碑表其德政詔褒之
屬歲旱吏白召巫以土龍請雨元辰曰巫本妖民龍止
獸也安能格天惟精誠可以動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
三日百拜祈禱澍雨沾洽景德三年代歸拜武勝軍節

度三年以陵域積水議堙掘溝澗命為修諸陵都部署
以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副之出知潞州初并代澤潞皆
分轄戍卒後并於太原至是以元扆臨鎮遂分領澤潞
晉絳磁隰威勝七州軍戎事委元扆專總之東封表求
扆從命祀青帝禮畢加檢校太傅知徐州大中祥符四
年以祀汾陰恩改領山南東道五月制書下元扆被疾
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謚忠惠子弟進秩者五人五年葬
元扆時上元欲觀燈帝為移次夕元扆性謹讓在藩鎮

有憂民心待賓佐以禮喜讀春秋左氏聲色狗馬一不
介意所得祿賜即給親族孤貧者將赴徐州請對言臣
族屬至多其堪祿仕者皆為表薦餘皆均奉贍之公主
有乳媪得入參宮禁元辰慮其去後妄有請託白上拒
之真宗深所嘉歎於帝堦中獨稱其賢及歿甚悼惜之
且以元辰得疾本州不以聞詔劾其官屬子守禮至六
宅使澄州刺史以帝甥特贈和州防禦使守嚴至內殿
崇班天禧中錄守嚴子承嗣承緒並為殿直守良為內

殿崇班守讓閣門祇候

李崇矩字守則潞州上黨人幼孤貧有至行鄉里推服漢祖起晉陽次上黨史弘肇時為先鋒都校聞崇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弘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殘殺軍民左右懼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弘肇被誅獨得免周祖與弘肇素厚善即位訪求弘肇親舊得崇矩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獎王室為姦邪所構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氏家故吏也為

我求其近屬吾將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
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周祖嘉之以崇矩隸世宗帳下顯
德初補供奉官從征高平以功轉供備庫副使改作坊
使恭帝嗣位命崇矩告哀於南唐還判四方館事宋初
李筠叛命崇矩率龍捷驍武左右射禁軍數千人屯河
陽以所部攻大會砦拔之斬首五百級改澤潞南面行
營前軍都監與石守信高懷德羅彥瓌同破筠衆於碾
子谷及平澤潞遣崇矩先入城收圖籍視府庫因上言

曰上黨臣鄉里也臣父尚豪葬願護櫬歸京師許之賜
予甚厚師還會判三司張美出鎮拜右監門衛大將軍
克三司使從征李重進還為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乾
德二年代趙普拜樞密使五年加檢校太傅時劔南初
平禁軍校呂翰聚衆構亂軍多亡命在其黨中言者請
誅其妻子太祖疑之以語崇矩崇矩曰叛亡之徒固當
孥戮然案籍合誅者萬餘人太祖曰朕恐有被其驅率
非本心者乃令盡釋之翰衆聞之亦稍稍自歸未幾翰

敗滅開寶初從征太原會班師命崇矩為後殿次常山
被病帝遣太醫診視命乘涼車還京師崇矩叩頭言涼
車乃至尊所御是速臣死爾固辭得免時趙普為相崇
矩以女妻普子承宗相厚善帝聞之不悅有鄭伸者客
崇矩門下僅十年性險詖無行崇矩待之漸薄伸銜之
因上書告崇矩陰事崇矩不能自明太祖釋不問出為
鎮國軍節度賜伸同進士出身以為酸棗主簿仍賜器
幣襲衣銀帶六年崇矩入為左衛大將軍太平興國二

年夏河防多決詔崇矩乘傳自陝至滄棣按行河堤是
秋出為邕貴潯賓橫欽六州都巡檢使未幾移瓊崖儋
萬四州都巡檢使麾下軍士咸憚於行崇矩盡出器皿
金帛凡直數百萬悉分給之衆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崇
矩悉抵其洞穴撫慰以已財遺其酋長衆皆懷附代還
拜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三年命代宋偓判右金吾街
仗兼六軍司事端拱元年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謚元靖
崇矩性純厚寡言尤重然諾嘗事史弘肇及卒見其子

孫必厚禮之振其乏絕在嶺海四五年恬不以炎荒嬰
慮舊涉海者多艤舟以俟便風或旬餘或彌月崇矩往
來皆一日而渡未嘗留滯士卒僮僕隨者皆無恙信奉
釋氏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尤多又喜黃白術自遠
迎其人館於家以師之雖知其詐猶以為神仙試已終
無悔恨子繼昌

繼昌字世長初崇矩與太祖同府厚善每太祖誕辰必
遣繼昌奉幣為壽嘗昇弱弓輕矢教以射法建隆三年

蔭補西頭供奉官太祖欲選尚公主崇矩謙讓不敢當
繼昌亦自言不願崇矩亟為繼昌聘婦太祖聞之頗不
悅開寶五年選魏咸信為駙馬都尉繼昌同日遷如京
副使崇矩出華州補鎮國軍牙職入為右班殿直東頭
供奉官監大名府商稅歲課增羨會詔擇廷臣有勞者
府以名聞丁外艱服闋授西京作坊副使淳化中齊饑
多盜命為登萊沂密七州都巡檢使至道二年蜀賊平
餘黨頗嘯聚拜西京作坊使峽路二十五州軍捉賊招

安都巡檢使旋改兵馬鈐轄賊酋喻雷燒者久為民患以金帶遺繼昌繼昌偽納之賊懈不設備因掩殺之進西京左藏庫使咸平三年王均亂蜀與雷有終上官正石普同受詔進討若于城西門賊忽開城偽遁有終等各以所部徑入繼昌覺亟止之不聽因獨還若賊果閉關發伏悉陷之有終等僅以身免繼昌按堵如故所部諸校聞城中戰聲泣請引去繼昌曰吾位最下當俟主帥命是夕有終馳報至徒繼昌屯鴈橋門三月破彌牟

砮斬首千級大獲器仗進逼魚橋門均脫走繼昌入城
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俟事平遣
還其家繼昌急領兵追賊至資州聞均梟首乃還以功
領獎州刺史俄知青州入掌軍頭引見司景德二年將
幸澶州遣先赴河上給諸軍鎧甲遼人請和欲近臣克
使乃令繼昌與其使姚東之偕詣遼部俄與韓杞同至
行在及遼人聘至又命至境首接伴尋擢為西上閣門
使三年又副任中正使契丹是冬將朝陵寢以汝州近

洛衛兵所駐命知州事兼兵馬鈐轄駕還召歸出知延州兼鄜延路鈐轄大中祥符元年進秩東上閣門使俄以目疾求歸京師入對勞問再三遣尚醫診視假滿仍給以奉少愈令樞密院傳旨將真拜刺史復任延安繼昌以疾表求休致未幾改右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祀汾陰留為京師新城巡檢鈐轄改左神武軍大將軍權判右金吾街仗其子遵勗尚萬壽長公主天禧初主誕日邀繼昌過其家迎拜為壽帝知之密以襲衣金帶器

幣珍果美饌賜之翌日主人對帝問繼昌彊健能飲食
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表求兩朝御書及謁拜諸陵皆
許之二年冬卒年七十二遣中使護櫬以歸錄其子贊
善大夫文晟為殿中丞殿直文旦為侍禁繼昌性謹厚
士大夫樂與之遊為治尚寬所至民懷之任峽路時與
上官正聯職正殘忍好殺嘗有縣胥護芻糧地遠後期
正令斬之繼昌徐為解貸焉鄭伸者早死其母貧餓嘗
詣繼昌乞丐家人競前諾逐繼昌召見與白金百兩時

人稱之遵勗初尚主詔升為崇矩子授昭德軍留後駙
馬都尉

王仁贍唐州方城人少儻不事生產委質刺史劉詞
詞遷永興節度署為牙校詞將卒遺表薦仁贍材可用
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以隸帳下宋初授武德使出
知秦州改左飛龍使建隆二年遷右領軍衛將軍充樞
密承旨高繼沖請命以仁贍為荆南巡檢使繼沖入朝
命知軍府乾德初遷左千牛衛大將軍不踰月加內客

省使二年春召赴闕擢為樞密副使七月加左衛大將軍興師討蜀命仁贍為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生口財貨殺降兵致蜀土擾亂責授右衛大將軍初劔南之役大將王全斌等貪財軍政廢弛寇盜充斥太祖知之每使蜀來者令陳全斌等所入賄賂子女及發官庫分取珠金等事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帝詰仁贍仁贍歷詆諸將過失欲自解帝曰納李廷珪妓女開曲豆德庫取金寶豈全斌輩邪仁贍不能對廷珪故蜀將

也帝怒令送中書鞫全斌等罪仁贍以新立功第行降
黜而已帝幸洛以仁贍判留守司三司兼知開封府事
及召沈倫赴行在以仁贍為東京留守兼大內都部署
駕還遂判三司俄命權宣徽北院事太平興國初拜北
院使兼判如故加檢校太保四年親征太原克大內部
署仍判留守司三司總轄裏外巡檢司公事師還加檢
校太傅五年仁贍廉得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隴間
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算既至厚結有司

悉官市之倍收其直仁贍密奏之帝怒以三司副使范
旻戶部判官杜載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旻載具伏罔
上為市竹木入官端為秦府親吏喬璉請託執事者貶
旻為房州司戶載均州司戶端商州司戶判四方館事
程德元武德使劉知信翰林使杜彥圭日騎天武四廂
都指揮使趙延溥武德副使竇神興左衛上將軍張永
德左領軍衛上將軍祁廷訓駙馬都尉王承衍石保吉
魏咸信並坐販竹木入官責降罰奉是歲車駕北巡命

仁贍為大內部署七年春以政事與僚屬相矛盾爭辯
帝前仁贍辭屈責授右衛大將軍翌日改唐州防禦使
月給奉錢三十萬仁贍之獲罪也兵部郎中判勾院宋
琪及三司判官並降秩先是仁贍掌計司殆十年恣下
吏為奸怙恩寵無敢發者前者發范旻等事中外益畏
其口會屬吏陳恕等數人率以皦察不畏強禦自任因
議本司事有不協者朝參日恕獨出班持狀奏其事帝
詰之仁贍屈伏帝怒甚故及於譴而恕等悉獎擢琪與

恕等聯事始合謀同奏至帝前而宋琪猶附會仁贍故亦左降仁贍既失權勢因怏怏成疾數日卒年六十六後帝因言及三司財賦謂宰相趙普等曰王仁贍領邦計積年恣吏為姦諸場院官皆隱沒官錢以千萬計朕悉令罷之命使分掌仁贍再三言恐虧舊數朕拒之未踰年舊獲千緡者為二萬緡萬緡者為六七萬緡其利數倍用度既足儻遇水旱即可免民租稅仁贍心知其非頗亦慙悸朕優容之子昭雍為崇儀副使

楚昭輔字拱辰宋州宋城人少事華帥劉訥訥卒事太祖隸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任之陳橋師還昭憲太后在城中太祖憂之遣昭輔問起居昭輔具言士衆推戴之狀太后乃安宋初為軍器庫使太祖親討澤潞及征淮揚並以昭輔為京城巡檢建隆四年權知揚州使江表還命鈞校左藏庫金帛數日而畢條對稱旨開寶四年帝以其能心計拜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六年遷樞密副使九年命權宣徽南院事太平興國初拜樞密使

三年加檢校太傅從征太原加檢校太尉俄以足疾請告帝親臨問以所居湫隘命有司廣之昭輔慮侵民地固讓不願治帝嘉其意賜白金萬兩令別市第昭輔被疾家居近一歲始以石熙載代之昭輔不求解職上亦不忍罷會郊祀畢罷為驍騎衛上將軍逾年卒年六十九廢朝贈侍中命中使護其喪歸葬鄉里無子錄其兄子吉為供奉官敏為殿直昭輔性勤介人不敢干以私然頗吝嗇前後賜予萬計悉聚而畜之嘗引賓客故舊

至藏中縱觀且曰吾無汗馬勞徒以際會得此吾為國
家守爾後當獻于上及罷機務悉以市善田宅時論鄙
之初詞卒昭輔來京師問卜於瞽者劉悟悟為筮卦曰
汝遇貴人見竒表豐下者即汝主也宜謹事之汝當貴
矣及見太祖狀貌如悟言遂委質焉咸平三年錄弟之
子諒為借職大中祥符八年又錄從孫鼎為右班殿直
吉至內殿崇班吉子隨敏子咸並進士及第隨為太常
博士咸屯田員外郎

李處耘潞州上黨人父肇仕後唐歷軍校至檢校司徒
從討王都定州契丹來援唐師不利肇力戰死之晉末
處耘尚幼隨兄處疇至京師遇張彥澤斬關而入縱士
卒剽畧處耘年猶未冠獨當里門射殺十數人衆無敢
當者會暮夜遂退迨曉復鬪又殺數人鬪未解有所親
握兵聞難來赴遂得釋里中賴之漢初折從阮帥府州
召置門下委以軍務從阮後歷鄧滑陝邠四節度處耘
皆從之在新平日折氏甥詣闕誣告處耘之罪周祖信

之黜為宜祿鎮將從阮表雪其寃詔復隸麾下顯德中
從阮遺表稱處耘可用會李繼勳鎮河陽詔署以右職
繼勳初不為禮因會將吏宴射處耘連四發中的繼勳
大竒之令升堂拜母稍委郡務俾掌河津處耘白繼勳
曰此津往來者懼有姦焉不可不察也居數月果得契
丹謀者索之有與西川江南蠟書即遣處耘部送闕下
太祖時領殿前親軍繼勳罷鎮世宗以處耘隸太祖帳
下補都押衙會太祖出征駐軍陳橋處耘見軍中謀欲

推戴遽白太宗與王彥昇謀召馬仁瑀李漢超等定議
始入白太祖太祖拒之俄而諸軍大譟入驛門太祖不
能却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嘉之授客省使兼
樞密承旨右衛將軍從平澤潞遷羽林大將軍宣徽北
院使討李重進為行營兵馬都監賊平以處耘知揚州
大兵之後境內凋弊處耘勤於綏撫奏減城中居民屋
稅民皆悅服建隆三年詔歸京師老幼遮道涕泣累日
不得去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賜甲第一區朗州

軍亂詔慕容延釗率師討之以處耘為都監入辭帝親授方畧令會兵漢上先是朝廷遣內酒坊副使盧懷忠使荆南覘勢強弱使還具言可取之狀遂命處耘圖之處耘至襄州先遣閣門使丁德裕假道荆南請具薪水給軍荆人辭以民庶恐懼願供芻餼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諭之乃聽命遂令軍中曰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斬師次荆門高繼沖遣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且來覘也處耘待之有加諭令

翌日先還延嗣大喜令報繼沖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召保寅等飲宴延劍之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但俟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劍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沖還則兵已分據城中荆人束手聽命即調發江陵卒萬餘人并其師晨夜趨朗州又先遣別將分麾下及江陵兵趨岳州大破賊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級又遇賊帥張

從富於澧江擊敗之逐北至敖山砦賊棄砦走俘獲甚衆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州會暮宿砦中遲明延釗大軍繼至黥者先入城言被擒者悉為大軍所啗朗人大懼縱火焚城而潰會朗帥周保權年尚幼為大將汪端劫匿於江南砦僧寺中處耘遣麾下將田守竒帥師渡江獲之遂入潭州盡得荆湖之地初師至襄州衢肆鬻餅者率減少倍取軍人之直處耘捕得其尤者二人送延釗延釗

怒不受往復三四處耘遂命斬於市以徇延釗所部小
校司義舍於荊州客將王氏家使酒凶恣王氏懇於處
耘處耘召義呵責義又譖處耘於延釗至白湖處耘望
見軍人入民舍良久舍中人大呼求救遣捕之即延釗
圍人也乃鞭其背延釗怒斬之由是大不協更相論奏
朝議以延釗宿將貫其過謫處耘為淄州刺史處耘懼
不敢自明在州數年乾德四年卒年四十七廢朝贈宣
德軍節度檢校太傅賜地葬於洛陽偏橋村處耘有度

量善談當世之務居常以功名為己任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專制不顧羣議遂至於貶後太祖頗追念之及開寶中為太宗納其次女為妃即明德皇后也子繼隆繼和自有傳繼恂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繼凝子昭遜為供備庫使處疇官至作坊使子繼凝

繼隆字霸圖幼養於伯父處疇及長以父蔭補供奉官處耘貶淄州繼隆亦除籍會長春節與其母入貢復舊

官時權臣與處耘有宿憾者忌繼隆有才繼隆因落魄
不治產以游獵為娛乾德中平蜀選為果閬監軍年方
弱冠母憂其未更事將輔以處耘左右繼隆曰是行兒
自有立豈須此輩願不以為慮母慰而遣之代還夜涉
棧道雨滑與馬偕墜絕澗深十餘丈絙於大樹騎卒馳
數十里外取火引縋以出之會征江南領雄武卒三百
戍邵州止給刀盾蠻賊數千陣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
衆力戰賊遁去手足俱中毒矢得良藥而愈部卒死傷

者三之一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又與石曦率兵襲袁州破桃田砦追賊二十里入潭富砦焚其梯衝芻積復從李符督荆湖漕運給征南諸軍吳人以王師不便水戰多出舟師斷餉道繼隆屢與鬪糧悉善達日馳四五百里常令往來覘候一日中途遇虎射殺之嘗獲吳將部送赴闕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之與吳人戰流矢中額以所冠胄堅厚得不傷太祖察其才且追念其父欲拔用之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當厚

賞汝時內侍使軍中者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
事當入奏皆不願行而繼隆獨請赴闕太宗見其來時
城尚未下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在途遇
大風晦暝城破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謂曰如汝
所料矣吳將盧絳聚衆萬餘攻掠州縣命繼隆招來之
江南平錄功遷莊宅副使從幸西洛改御營前後巡檢
使太平興國二年改六宅使嘗詔與王文寶李神祐劉
承珪同護浚京西河又與梁迥竇神寶治決河迥體肥

碩所乘舟敝不能濟繼隆易以已舟已而繼隆舟果覆
棲枯桑杪賴他舟以度從征太原為四面提舉都監與
李漢瓊領梯衝地道攻城西面機石過其旁從卒仆死
繼隆督戰無怠討幽州與郭守文領先鋒破契丹數千
衆及圍范陽又與守文為先鋒大敗其衆于湖翟河南
後為鎮州都監契丹犯邊與崔翰諸將禦之初太宗授
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
應變安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獨當也即從宜而行

敗之于徐河四年遷宮苑使領媯州刺史護三交屯兵
與潘美出征北邊破靈邱縣盡畧其人以歸改定州駐
泊都監嘗領兵出土鎧若與賊戰獲牛羊車帳甚衆詔
書褒美李繼遷叛命繼隆與田仁朗王侁率兵擊之四
月出銀州北破悉利諸族追奔數十里斬三千餘級俘
蕃漢老幼千餘梟代州刺史折羅遇及其弟埋乞首牛
馬鎧仗所獲尤多又出開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香
族斬其副首領埋也巳五十七人降銀三族首領析八

軍等三千餘衆復破沒邵浪悉訛諸族及濁輪川東克
頭川西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五十九級俘獲數千計引
師至監城吳移越移四族來降惟岌伽羅膩十四族怙
其衆不下廼與尹憲襲擊之夷其帳千餘俘斬七千餘
級俄改領環州團練使又護高陽關屯兵從曹彬征幽
州率兵助先鋒薛繼昭破其衆數千於固安南下固安
新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
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傳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

隆所部振旅而還即命繼隆和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三年遷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契丹大入邊出為滄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敵戰君子館先約繼隆以精卒後殿緩急為援既而敵圍廷讓數重繼隆引麾下兵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全軍陷沒裁以單騎遁免上怒追繼隆赴闕令中書問狀既而得釋逾年加領本州觀察使

端拱初制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節度九月出
為定州都部署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戰一
日契丹驟至攻蒲城至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師
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閫外之事
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二年冬送芻
粟入威虜軍蕃將于越率騎八萬來邀王師繼隆所領
步騎裁一萬先命千人設伏城北十里而與尹繼倫列
陣以待敵衆方食繼倫出其不意擊走之繼隆追奔過

徐河俘獲甚衆嘗有詔廢威虜軍繼隆言梁門為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為要地淳化初上遣使至定州密諭繼隆若契丹復入寇朕當親討繼隆上奏曰自北邊肆孽邊邑多虞陛下不知臣不材任以疆事臣敢不講求軍實震耀戎容奉揚天聲以遏外侮然臣奉辭之日曾瀝愚衷誠以蜂蟻之妖必就鯨鯢之戮臣子之分死生以之望不議於親巡庶靡勞於天步今聆聖誨將決親征且一人既行百司景從次舍驅馳郡縣供

饋勞費滋甚殄此微妖當責將帥臣雖駑弱誓死為期是歲契丹不入邊議遂止四年夏召還太宗面獎之改領靜難軍節度復遣還屯所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朝廷患之又綏州牙校高文岷舉城效順河外蕃漢大擾以繼隆為河西行營都部署尚食使尹繼隆為都監以討之既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初裨將侯延廣監軍秦翰議請誅保忠及出兵追之繼隆曰保忠机上肉爾當請於天子今繼遷遁去千里窮殫艱於轉餉宜

養威持重未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會密詔廢夏州隴
其城繼隆命秦翰與弟繼和及高繼勳同入奏以為朔
方古鎮賊所窺覷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
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為內屬蕃部之
障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至道二年白守宗守榮馬紹
忠等送糧靈州為繼遷所邀敗於洛浦河上聞之怒亟
命繼隆為靈環十州都部署是秋五路討繼遷以繼隆
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檉苦井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

回遠乏水請由索駝路徑趨賊之巢穴且遣繼和入奏
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因遣周瑩齎手詔切責督其進
軍赤檉瑩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俟報與丁罕行十餘
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隆素剛因慙
憤肆殺戮乃奏轉運使陳絳梁鼎軍儲不繼並坐削秩
三年春繼遷以蕃部從順者衆遣其軍主史乂遇率兵
屯索駝口西北雙雉以遏絕之執倉族蕃官乂遇來告
繼隆遣劉承蘊田敏會乂遇討之斬首數千級獲牛馬

橐駝萬計先是受詔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
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衆議
不一繼隆固執論其事太宗許焉遂率師以進壁古原
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為鎮戎軍真宗即位改領
鎮安軍節度檢校太傅踰月召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解兵柄歸本鎮咸平二年丁內艱起復會秋潦暴集
蔡水壞岸繼隆乘危督士卒補塞自辰訖午衝波稍息
四年加檢校太師王師失利於望都繼隆累表求詣闕

面陳邊事因乞自效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
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真宗慰諭之改山
南東道節度判許州景德初明德皇太后不豫召入省
疾九月復許會葬是冬契丹大入踰魏郡至河上真宗
幸澶淵繼隆表求扈從命為駕前東西排陣使先赴澶
州陳師於北城外毀車為營敵數萬騎急攻繼隆與石
保吉率衆禦之追奔數里及上至幸北門觀兵召問慰
勞見其所部整肅歎賞久之翌日幸營中召從臣飲宴

二年春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實封詔始下會疾
作上親臨問繼和時為并代鈐轄驛召省視卒年五十
六車駕臨哭之慟為制服發哀贈中書令諡忠武以其
子昭慶為洛苑使從子昭闕昭遜並為內殿崇班又錄
其門下二十餘人乾興初詔與李沆王旦同配享真宗
廟庭繼隆出貴胄善騎射曉音律感慨自樹深沉有城
府嚴於御下好讀春秋左氏傳喜名譽實禮儒士在太
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真宗以元舅之親

不欲煩以軍旅優游近蕃恩禮甚篤然多智用能謙謹
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
門拜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茗
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昭慶改名昭亮至東上閣
門使高州刺史

繼和字周叔少以蔭補供奉官三遷洛苑使淳化後繼
隆多在邊任繼和常從行友愛尤至每令入奏機事繼
隆罷兵柄手錄唐李勣遺戒授繼和曰吾門不墜者在

爾矣初繼隆之請城鎮戎軍也朝廷不果於行繼和面
奏曰平涼舊地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為中華襟帶城之
為便太宗乃許焉後復不守咸平中繼和又以為言乃
命版築以繼和知其軍兼原渭儀都巡檢使城畢加領
平州刺史建議募貧民及弓箭手墾田積粟又屢請益
兵朝議未許上曰苟緩急部署不為濟師則或至失援
矣命繼和兼涇原儀渭鈐轄時繼遷未殂命張齊賢梁
顥經畧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軍為涇原儀渭

北面扞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逋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已來克張邊備方於至道中所算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會于此軍并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此軍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清石嶺東南

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而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東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砦故彭陽城西並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各為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不足禦矣故置此城以扼要路即令自靈環慶鄜延石隰麟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震懼皆為吞噬西北邊民將受驅劫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為良策是則有

盡之地不能供無已之求也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為言則此軍所費上出四川地里非遙輸送甚易又劉琮方興屯田屯田若成積中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須得況今繼遷強盛有踰曩日從靈州至原渭儀州界次更取鋸子山以西接環州山內及平夏次并黃河以東以南隴山內外接儀州界及靈州以北河外蕃部約數十萬帳賊來足以鬪敵賊遷未盛不敢深入今則靈州北河外鎮戎軍環州並北撤靈武平夏及山外黃河

以東族帳悉為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族殘破奔迸事
力十無二三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猖狂羣蕃震懼絕
無鬪志兼以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徑來侵掠軍界
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
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子米逋西鼠等三千以脅原渭
靈環熟戶常時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聖謨深遠不惑
羣議復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咸以安集邊民無復愁
苦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失萬倍矣又靈州遠絕居

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幼疲苦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繼遷西取秦成之羣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何以枝梧昨朝廷訪問臣送芻糧道路臣欲自蕭關至鎮戎城若西就胡盧河川運送但恐靈州食盡或不守清遠固亦難保青岡白馬曷足禦扞則環州便為極邊若賊從蕭關武延石門路入鎮戎縱有五七千兵亦恐不敵即回鶻西涼路亦斷絕伏見咸平三年詔書緣邊不得出兵生事蕃夷蓋

謂賊如猛獸不拂其心必且不動臣愚慮此賊他日愈熾不若聽驍將銳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鬪妖黨纔散則令掩擊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賊心內離然後大舉及靈州孤壘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姦邪之憎毀憂家則思為不廉憂身則思為退迹思不廉則官局不治思退迹則庶事無心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賞未厚恩未深也賞厚則人無顧內之憂恩

深則士有效死之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能成大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為兒童時嘗聞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州屬州城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權場規免商算當時有以此事達于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貲產厚則心有所繫必死戰則動有成績故畢太祖之世一方為之安靜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

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往日留半奉給其
家半奉資其用然後可以責潔廉之節保必勝之功也
又戎事內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龔遂為太守尚
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漢之內地盜賊國之饑民況靈武
絕塞西鄙疆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專制則無失事
機縱有營私冒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術異於
他官貪勇智愚無不皆錄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則久
居者安心展體竭材盡慮何患靈州之不可守哉又朝

廷比禁青鹽甚為允愜或聞議者欲開其禁且鹽之不
入中土困賊之良策也今若謂糧食自蕃界來雖鹽禁
不能困賊此鬻鹽行賄者之妄談也蕃粟不入賊境而
入于邊廩其利甚明況漢地不食青鹽熟戶亦不入蕃
界博易所禁者非徒糧食也至於兵甲皮韎之物其名
益多以朝廷雄富猶言摘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則或
闕軍須況蕃戎所賴止在青鹽禁之則彼自困矣望固
守前詔為便五年繼和領兵殺衛埋族於天麻川自是

壠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願於要害處置族帳砮柵以
為戍守繼和因請移涇原部署於鎮戎以壯軍勢又請
開道環延為應援真宗以其精心戎事甚嘉之戎人伺
警巡弛備一夕塞長壕越古長城抵城下繼和與都監
史重貴出兵禦之賊據險再突城隍列陣接戰重貴中
重創敗走之大獲甲騎有詔嘉獎別出良藥縑帛牢酒
以賜繼和習武藝好談方畧頗知書所至幹治然性剛
忍御下少恩部兵終日擐甲常如寇至及較閱之際杖

罰過當人多怨焉真宗屢加勗勵且為覆護之嘗上言
保捷軍新到屯所多亡命者請優賜緡錢苟有亡逸即
按軍法舊制凡賜軍中雖緣奏請者亦以特旨給之上
以繼和峻酷欲軍士感其惠特令以所奏著詔書中而
加賜之且以計情定罪自有常制不許其請終以邊防
之地慮人不為用遣張志言代還既即路軍中皆恐其
復來六年又出為并代鈐轄將行請對欲領兵去按度
邊壘上曰河東巖險兵甲甚衆賊若入寇但邀其歸路

自可致勝不必率兵而往也景德初北邊入寇徙北平
砦車駕駐澶淵繼和受詔與魏能張凝領兵赴趙州躡
敵後契丹請和邊民猶未寧又命副將張凝為緣邊巡
檢安撫使事平復還并代時朝廷每詔書約束邊事或
有當行極斷之語官吏不詳深意即處大辟繼和言其
事乃詔自今有云重斷極斷處斬決配之類悉須裁奏
先是繼隆卒繼和耻以遺奏得官久之遷西上閣門使
未幾擢殿前都虞候領端州防禦使大中祥符元年卒

年四十六贈鎮國軍節度遣諸王率宗室素服赴弔二
子早卒帝以其族盛大諸姪皆幼令三班選使臣為主
家事弟繼恂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子
昭遜為供備庫使

論曰夫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感慨發憤效忠駿奔
居備要任出握重兵如是而令名克終斯固可偉也吳
延祚策李筠之破如目覩其事誠有將畧李崇矩秉純
厚之德感史弘肇之恩保其叛亡之孥然交鄭伸不知

其傾險坐謫炎海固無先見之明矣其子繼昌忘父仇以恤伸母之貧雖非中道亦人所難王仁贍征蜀殺降附之卒肆貪矯之行鬱鬱而斃自貽伊戚尚何尤乎楚昭輔當陳橋推戴太祖遣之入安母后亦必可託以事者及為三司善於心計人不可干以私然終以訐直取寡信之名何歟處耘於創業之始功參締構克荆山靖衡湘勢如拉枯而志昧在和勲業弗究良可惜也幸聯戚畹之貴秉旄繼世抑造物之報嗇此而豐彼歟

宋史卷二百五十七